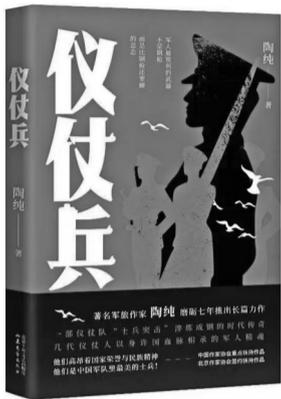


以笔为刀,雕刻军人之魂



2023年12月
山东文学艺术出版社
《仪仗兵》陶纯

军人用军刀雕琢军魂,作家则用笔雕琢人物由内而外的形象气质,而陶纯似乎给自己布置了更为艰巨的任务——雕刻一座属于仪仗兵的群像浮雕,编制一部振奋人心的仪仗兵群体成长史。正如书封上的那幅剪影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跨越代际、无谓性别、个性迥异的仪仗兵于血汗交织中一脉相承的军人魂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的组建可以追溯到1946年,为迎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展现解放区人民军队的力量,党

中央从解放军驻南泥湾部队中挑选500名战士,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自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就成为了中国军队的门面乃至中华民族的名片。

“如果说解放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那么,三军仪仗队就是这部大书的精美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作者陶纯对三军仪仗队存在之意义的注解,也昭示了他选择这一独特的群体作为书写对象的原因。军队能够最直接地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仪仗队则让内部的人民与外部的敌友最直观地感受到这股力量,对内振我民心,对外扬我国威。

与中国军队的其他兵种相比,三军仪仗队的历史不算悠久,作者在叙述视角上采用全知视角以便于从不同人物的心路历程中寻找刻画这一群体面貌的突破口,进而展开对这一群体发展史的书写。在具体时间段的选择上,作者以主人公李振杰对仪仗兵产生敬仰之情,到应征入伍,再到逐渐被磨炼为一名成熟的仪仗兵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串联起香港回归、一九九九年世纪大阅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阅兵、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应邀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等重大事件,展现了迄今中国仪仗队最光彩的一段历史。同时作者借助叙述时间上的顺叙与回溯交错追忆了仪仗

兵先辈们的历史,塑造了以吴登义为代表的老一辈仪仗人形象;而对卢天祥、吴青江、成敬捷等仪仗人偶像“前史”的书写,则与李振杰的成长形成了补充与映衬。

李振杰的成熟离不开师友们的帮助。同为师长和引路人,班长耿长明给了振杰最初的自信和勇气,并成为振杰数次想要退却时支撑其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而振杰的成功似乎是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班长军旅生活的遗憾;同样温暖着振杰军旅历程的还有不断为其争取机会的吴青江,爱才识才、循循善诱是这位教导员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手持指挥刀的卢天祥则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威严而峻厉,用最粗糙的毛边磨去振杰性格中的顽劣与怯弱,又以最坚挺的身姿成为振杰永远的标杆。李振杰、耿长明、吴青江、卢天祥……这些个性鲜明的仪仗人各自书写了仪仗兵不同阶段的历史,又汇聚到一起共谋仪仗军之大业,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相互映照,映出了同中之异,更照出了异中之同——这是军人于血汗中淬炼出的军魂,亦是作家无数次打磨素材、情节和语言后提炼出的小说精神内核。

文学中的历史由人物书写而成,人物则在日常与细节中逐渐呈现出清晰而丰富的面貌。如何拉近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如何使文学作品在传递主流

价值的同时不被架空为宣传标语和口号,作者做到了从仪仗兵日常的生活与训练出发,挖掘触动其心理震颤、引发其思想转变的人、事、物之细节,展示了不同于常人刻板印象的军营生活的另一面,以及仪仗兵所经受的不同于其他兵种的锻造与考验。军人是象征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符号,但军人作为人又不应只是符号,作者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在情感书写的过程中关注亲情、爱情、师生情、战友情等多种类型的情感对仪仗兵个体成长与群体发展的影响。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处理个体“小情”与军人“大义”之纠葛的多种方式,揭示了军人为国增光的背后离不开诸多家庭的奉献与牺牲。由此看来,军人的“小情”实乃人民的“大义”,“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本质小说的情感书写中得到了别样的升华。

“他们的舞台,那么小,就一个操场;他们的舞台,又是那么大,从天安门广场这个祖国的心脏,辐射到世界各地”。打造青春偶像不是娱乐行业和造星公司的专利,用文字打造偶像以传播正能量,文学和作家同样肩负使命。陶纯在《仪仗兵》中塑造的这一特殊的军人群体,枪里不用装子弹,刀刃不必染鲜血,却能释放出同样强大的力量。《仪仗兵》与仪仗兵们,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之路上的耀眼之光。

□左怡然

笺纸之美永不落幕



《纸短情长:中国笺纸里的艺术故事》张楠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4年1月

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时,我曾被苏东坡的真迹深深震撼。

其中一幅《久留帖》,用笔苍劲,字体稍扁,透过自由奔放的书法,可清楚看到米粉褐色的研花笺上,隐隐透出的花草纹样,被野外的风吹得微微摇曳。信中讲到苏轼曾受对方的照顾,如今奉命离开,故写信以表感谢;另一幅《屏事帖》风格苍古,只留下8个字,写于

苏东坡第二次抵达常州之时,笔力大气磅礴,信笺上隐约遍布罗纹及几何纹样,背景图案仿佛淡雅的窗花;而《致至孝廷平郭君尺牍》也十分动人,这位郭姓友人痛失至亲,为安慰他,苏东坡把信写在了龟甲纹的研花笺上,每一个龟甲纹中间还印有一只小乌龟。乌龟是长寿的象征,使用龟甲纹信笺,本身就含有请对方节哀,为对方祈求长寿的意思。

看过苏东坡的私人信件,很难不被在士大夫及文人墨客间流行的传统笺纸所吸引。千百年来,笺纸作品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可不只是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的载体,还是收藏与馈赠的风雅之物。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21世纪,欣赏这些笺纸作品,情绪会得到澄定,心中会飘摇淡雅的花草清芬,点缀疏密有致的、琉璃般透亮的鸟鸣。

北京画院的副研究员张楠,沉浸笺纸之美,流连忘返数年,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所得,汇聚成《纸短情长:中国笺纸里的艺术故事》一书。这本新书,让我们品味自唐代以来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同时走进民国大家的信笺收藏领域,洞察他们的一颦一笑。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探母,精选笺纸给留守上海的

许广平写信,使用的花笺一张上印着枇杷,另一张印着葡萄,枇杷是许广平喜爱的水果,葡萄则意味着多子多福,而许广平当时的确怀着海婴。信写得如此家常温暖又含蓄俏皮,只有那隐匿在笔墨背后的蕨蕨枝叶与累累果实,让言语背后的牵肠挂肚,变得具象化。

这些淡雅的、饱含情愫的笺纸,或清新淡雅,或古朴凝重,犹如纸上的背景音乐,并不喧宾夺主,却让人在翻阅时,同时感受到目不暇给之美。设色笺纸由唐代女诗人薛涛发明后,其色彩纹饰大致经历了由简入繁的发展历程。而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梳理了中国笺纸的制作,如何由染色发展为研花,又由雕版发展出短版、拱花等艺术形式,工艺的精确与复杂化,丰富了笺纸的表情,赋予其经久不灭的精神内涵。

作者更具开拓性的研究内容是:对于制笺大家的艺术成就,从披露其灵感渊源,一直讲到他的开拓性成就,既让我们鉴赏信笺如小品画作一般的“无字之美”,又选用了书写在这种花笺上的书信,最终展露了“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的理想意境,或“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的心灵慰藉。

比如,著名画家齐白石还在湖南湘潭乡下时,龙山与罗山两个诗社的成员便慕名邀他绘制诗笺。勤奋的白石老人一晚上竟能画上几十张。齐白石到达北京后,终于不用逐页手绘花笺了,雕版印刷为其作品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笔下,花卉与蔬果往往是没骨写意,飞翔或小憩的草虫却工细之极、秋毫毕现;而他画的禽鸟、野鸭、山石、游鱼,都与八大山人的精神气节一脉相承,作者十分有心地将齐白石所画笺纸与八大山人在博物馆的藏画一一比对,找寻其中精神风骨与运笔构图的异曲同工之处。

这样旁逸斜出的对比,犹如作品必不可少“闲笔”,令《纸短情长》这本书散发着人情、品格与诗情画意的光辉。无论是李公麟所绘《五马图》与澄心堂纸的渊源,还是张大千和傅心俞珠联璧合的合作;无论是画笺高手姚茫父与唐代壁画砖的缘分,还是鲁迅晚年在病榻上写给朋友的书信,都印证了笺纸这方寸之间的设计,最终展现了“所在时代的风气、习惯以及社会的真实面貌”。

一枚淡雅的画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就算一字未写,也是耐人寻味的艺术品。笺纸之美不会落幕,其中真味自有未来。

□华明明

家庭:温暖又不失界限



《为什么我们想回家,但又不愿久留?》[美]内德拉·格洛佛·塔瓦布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月

家是孕育生命、呵护生命的温暖港湾,在许多人脑海中是满满的甜蜜记忆。然而,《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内德拉·格洛佛·塔瓦布通过本书揭开了另一段叙事,虽然不是主流,但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刻骨铭心。对这些人而言,家是痛苦、伤害和冲突的根源,是一生的精神负担。家庭中的问题往往是不能说的秘密,有些人能坦诚说出与父母、兄弟姐妹等

家庭成员的复杂关系,但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说出真相、面对伤痛。

内德拉将那些可能对他人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家庭称为“有毒家庭”,其主要现象为:家庭暴力、药物成瘾、言语虐待、遗弃、父亲或母亲罹患精神疾病、父亲或母亲被监禁。从这些现象来看,如果家庭成员在生活中不能严格自律和理性处理矛盾,那么这些问题和矛盾就可能外溢,尤其会对正在接受新知识的未成年子女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弥合情感裂隙,修补各方关系,这样家庭才能重现温暖的氛围。道理每个人都懂,但要在日常点滴中转化为现实并不容易。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内德拉认为,“所谓父母,只不过是育有孩子的人”。内德拉认为,父母虽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但并不能占有孩子的一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这种现象就是父母包办一切,子女娇生惯养,终成巨婴。

内德拉认为这些错误做法就是“依赖共生”,即“为别人的生活、心情、界限和感受负责”。望子成龙是每位中国父母的共同心愿,但每个孩子都不可能复制父母的的人生。针对“依赖共生”现象,内德拉的建议是建立一种

“界限”,即便是亲人,彼此之间也应有一定距离。用句流行语说就是“距离产生美”。

内德拉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界限》中指出,“自我关爱的根本在于设定边界。界限是负担过重时的自我保护,是向他人表达合理预期的方式,是帮助你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安全与舒适的关键”。界限是每个独立人格的应有空间,同时也“是一种需求和期望,让我们在关系中觉得自在和安全”。如果没有界限,即便家人,彼此之间“就会出现纠缠。对所有事物保持同样的视角,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界限是中国父母最容易忽视的细节。在“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的逻辑下,中国父母习惯对孩子不顾一切地填鸭式灌输,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虽然我们总是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但现实中,父母往往不愿意接受子女的建议,尤其是在身体力行方面。

在构筑和谐家庭关系方面,内德拉提了七条建议,即不要最小化(轻视)别人的经历;不要强迫别人改善家庭关系;不做评判,这样别人才能没有负担地说出自己的经历;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不要自以为知道别人的感受;不要说“一切都会

好起来的”之类的话,不要给别人的虚假的希望;问问别人需要你做什么。不难看出,这些建议与交流对象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对方保持必要尊重。必要的个人空间对培养独立思考的健康人格显然大有裨益。

我们常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这是一种饱含亲情的表达,而不是物质的数字化堆积。事实上,许多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同样存在家庭成员难以和睦,缺乏归属感的现象。内德拉的许多建议切中肯綮,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东西方还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无论是家庭和谐内涵,还是个人生存空间方面。在中国家庭里,最大的困难可能是角色迷失。成人更强调自己的独立,却忽视了子女的独立空间,大包大揽的现象更为普遍,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完全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很想回家?是否真的愿意在家里久留?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些,那么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而言,会不会产生同感呢?

当然,内德拉通过设立界限的方式以打破依赖共生现象的建议可圈可点,中国家庭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

□禾刀